

此二國而起俄之用兵於小亞細亞也。英法之一再用兵於中國也。日清之戰也。聯軍之役也。千端萬緒莫不因之。而其歸墟尾閭則成爲日俄之戰。如俄勝日敗。則此後流血之事。方未有涯。惟日勝俄敗。則俄國內容當爲一變。憲政若成。其國民必不願養此無數之兵。以與他人爲無益之戰鬪。俄兵既減。而列國之兵可隨之而減矣。而此時之中國人亦必感觸於日本之興。從而力行其新政。中國既興。則瓜分之說息。而天下之兵可以不用矣。而皆惟日俄之戰以下之。夫天下之禍莫禍於戰。若可以弭戰者而謂之爲禍。豈天下之通論哉。若謂黃人漸強。終有欺壓白人之日。夫謀國者不自求其進步。而惟他人衰落之是幸。亦徒見其不武而已。

論中國所受俄國之影響錄 二月中外日報

俄國近日未能勝也。能無敗而已。而天下之人則已各有一俄勝之象懸於心目。其類可分爲三等。等各有故。中國內地人爲一類。此類人除不知日俄戰事者外。其餘莫不望日之戰勝。至於何以望日戰勝持之故。即彼亦不自解其所以然。一今日內地有謠傳日本大挫於平壤而市面爲之恐慌者。此爲一類。流寓西人爲一類。彼等立說。不過援古時之陳案。與目前之實力以爲推。則俄大而日小。一也。俄白而日黃。二也。俄勝日敗。固其宜爾。此又爲一

類。此二類皆於中國之前途無大影響。非吾人所當注意。吾人所當注意者。乃俄勝後之中國政府情形也。蓋中國上流社會。其懼俄之心。抱之已久。已有百餘年。至李文忠而後。確定爲政策。俄人於近年又復極意牢籠。威惕利誘。無所不至。故政府之順俄。原有成局。特以此次日俄之役。我固懼俄。而念及甲午之事。又不得不兼懼日。兩者皆懼。此中立政策之所以成也。然懼日之心。究不及其懼俄之心之深。且遠。故日本雖有十勝。不能使我政府聯日以拒俄。而俄人祇須一勝。已足使我政府聯俄以拒日。此因果自然之理。無足怪者。然吾人不能不有所怵惕於此事者。則以俄雖暫勝一日。即有一日之害。而其害也。不必出自俄人之指揮。嗾使。而我國人心自有默與感通之故焉。蓋專制立憲。中國之一大問題也。若俄勝日敗。則我政府之意。必以爲中國所以貧弱者。非憲政之不立。乃專制之未工。此意一決。則凡官與民所交涉之事。無一不受其影響。而其累衆矣。黃種白種。中國之一大問題也。若俄勝日敗。則我國國人之意。必以爲白興黃蹶。天之定理。即發憤愛國之日本。亦不足與天演之。公理相抗。而何論於中國。此意一決。則遠大之圖。一切絕滅。而敬畏白人之意。將更甚於今日。而天下之心死矣。夫聚舉國之人。均入於無希望之境。講學問者不必再言學問。講運動者不必再言運動。講工商業者不必再言工商業。愚昧者死心絕望。以日待其官長之陵削。

社說

三十八

二月

外人之蹂躪。其桀黠者則憑依此二類以魚肉同胞。豈復有生人之趣哉。本報以爲此事亦不在遠。日內當必有見端之處。政府必承順俄人施行。一壓制之事。或直接而行之。或間接而行之。則不可知。而大旨歸於於俄有利。夫俄勝之惡果。殆不忍言。卽言亦不見信。本報以爲俄人不妨再小勝數次。廣行惡事。使中國人咸知俄勝之可懼。而後能生其拒俄之心。不必觀望日本。庶幾有以自立。蓋人之在世。必使其心不死。而後可以漸進。俄勝者。使人心死之道也。豈能不怵惕於此哉。

論貧與愚之因果錄二月中外日報

今中國有至大之患二。一曰貧。二曰愚。此二者有其一焉。則足以亡國滅種。今乃有其二。既有其二而不能去。而欲其富強平樂。必不得之數也。然而欲求此二者之因果。貧生愚耶。愚生貧耶。則不能驟決。自財政家言之。則謂愚生於貧。貧爲因而愚爲果。蓋人必力有所餘。心有所養。而後優遊浸漬。以學問於師友。載籍若日。亟亟於衣食奔走喘汗。與牛馬等入夜少休。衡門敞席。兒女滿前。豕欄牛鬪。無以過是。殘杯冷炙。肆意一飽。而駢聲作矣。明晨則奔走如故。如此之人。其筋力常勞。其神智常昏。雖欲稍自清淨而不可得。故心失其養。其智愈下。其境愈困。其境漸困。其志彌下。如是相乘。傳爲種智。若斯之族。觀其面貌。聽其音聲。人也。而